

萬耀煌回憶錄 (六)

萬耀煌

蔣總司令誓師北伐

北京段祺瑞執政無實力，張作霖與吳佩孚獲得諒解，聯合對抗馮玉祥，段失去支援，鹿鐘麟部包圍執政府，段祺瑞下野，避往天津。由顏惠慶杜錫珪相繼攝政，受軍閥之指示執行政令，毫無作為，等於無政府狀態了。

國民軍馮玉祥部自退南口張家口後，受奉直聯軍壓迫，苦撐三月，氣盡力竭，張吳為對馮作戰，暫行妥協，實際上爭地盤爭勢力，企圖控制北方政局，名雖聯合，實則同床異夢。吳佩孚攻南口，親在北方指揮，吳之重心原在兩湖，國民革命軍既收復長沙，吳自必移師南下，求固根本。孫傳芳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後，宣稱保境安民，不參與北京政爭，惟與直吳氣味相投，因國民革命軍勢盛，最後孫吳乃聯合對抗國民革命軍。國民政府整軍經武，蔣總司令於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在廣州宣誓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禮儀隆重，萬眾歸心，聲勢之盛，震驚全國。第四、七、八軍佔領長沙、瀏陽、寧鄉、益陽之線。第三軍正經九峯向衡陽前進中，擬集中醴陵。第二軍向茶陵前進。第一軍向株州前進。第六軍向攸縣集中。兵站總監設於韶關。湘省境內潰退之北軍，葉開鑫部在沅江，賀耀祖部在常德澧州，余蔭森旅在汨羅江、陸漢旅在平江，唐福山師在萍鄉。

我第四軍進至平山警戒，主力集結醴陵。第七軍以第二旅進駐金井，對平江至涪口市警戒，主力暫駐長沙附近。第八軍進至湘陰白水，扼守汨羅江南岸，對武長鐵路警戒。

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十七日到長沙，唐生智胡宗鐸及一般將領，連日商討對吳佩孚作戰計劃，一致主張，吳氏正與馮玉祥激戰於南口，無暇南顧之際，其在湖北無高級將領統一指揮，而葉開鑫余蔭森潰敗之餘，戰志消沉，我軍應乘勝迅速集中主力推進，即以第四、七、八各軍逕取武漢。至江西方面孫傳芳徘徊贛願，孫吳尚未合作，以一部對江西監視足矣。故議定以第四、七、八軍主力使用於武長鐵路以東地區，湘江以西則派一部暫取守勢，恭候蔣總司令作最後決定。

湘江外國輪船通行無阻，予妻長臨亦由漢口來長，知武漢敵人恐慌異常，官兵戰志消沉，而人民則望革命軍如望歲。

軍書傍午之間，予於嶽麓山邀胡今予、夏威（煦蒼）、夏斗寅諸先生同遊，並在松坡亭留影。

共黨假革命行滲透

十五年八月鄂軍司令部在長沙轅門上，成為鄂省革命要人招待所，夏斗寅長於交際，人樂與接近，余因一心練兵，推荐陸大同同期同學江中如（瑞鏗）担任師參謀長，江性情和厚，學識比我

優，可為夏斗寅師長之得力助手。我在嶽麓山練兵時同鄉張篤倫耿仲劍（丹）董必武（用威）李漢俊、詹大悲、羅翼華、甘績熙（辛亥起義功臣）等來遊，集全團官兵聆董、李、耿講話，最後予講：「革命軍北伐目的在剷除軍閥，現在將攻武漢，我部既是鄂軍，在湘十年，目的在打倒吳佩孚，救湖北是北伐第一目標，我們應作先鋒，努力拚命」，講畢全團呼口號，聲震山岳。張篤倫、耿仲劍說：「不想武樵精神如此使官兵振奮，士別三日，真應刮目相看」。仲劍與董必武又說：「如武樵肯組織共產軍，我們請以李漢俊做黨代表」。予向懷疑國民黨為何容共？當日國共關係複雜，不知誰是國民黨，誰是共產黨，國民黨許多人，開口閉口都說共產黨的教條，不如此好似乎不算進步，不革命。張篤倫耿仲劍是我總角之交，他們竟也要我成立共產軍，正擬置辯，適長沙司令部來電話，規定翌日八時在長沙小吳門協操坪集合，受唐總指揮校閱，於是匆匆結束吾等談話，未再與張耿等辯論，惟始終耿耿在心也。

願居先鋒攻取武漢

次晨四時渡江，在先鋒營軍官研究所整理裝備，略加練習，至校閱場指定位置，我只有步兵兩營，機槍一連，另有其他兩個部隊各有一營多人，因部隊較小，人數不多，故在我統一指揮口

令下行動。是日參加校閱部隊為第七、八兩軍各師，八時許唐生智、李宗仁同來閱兵，事後我覺非常慚愧，不意龔浩、晏勳甫及在閱兵台上諸友，咸謂我部戰力不比任何部隊遜色，始乃安心。當時我部第二團已成立，盧本業代理團長，所有團附營長均軍官研究所教官，下級幹部為該所結業之學兵，士兵湘鄂各半，武器雖不甚好但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蔣中正先生在廣州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時留影。

勉強可用。

鄂軍高級將領與第七軍許多將校都是保定同學且為湖北同鄉，私人感情甚篤，引起唐生智之懷疑，故對我部稱謂一切都冠以第八軍鄂軍第一師，意在使鄂軍成為第八軍之一部。時以一團調攻沅江，要我開瀏陽，校閱後又要我開益陽，唐生智道：「開益陽當然違命，如果北伐軍開始總攻，我願擔任第一線攻武漢，任何困苦任何犧牲，皆所不辭，決不留在湖南。」我的態度非常堅決，唐未作肯定表示，他內心不願我回湖北。唐生智有政治野心，無政治手腕，不懂政治藝術，不講信義，有天時有地利無人和，無眼光，無豪邁氣魄，不能成就大事。

我率部開益陽，臨行對龔浩說：「北伐軍序列中決不可沒有我部，我們決不願再留在湖南。」爾後每天力爭，總算達到目的，列入序列為第八軍之預備隊。到益陽後專心整訓部隊，惟以官兵數月來受人挾制，參加不願意打的仗，精神非常痛苦，奈情況不明，無法脫離，自我由廣州返湘，始陸續歸來參加北伐行列，過去數月衣食不週精神痛苦，加以大雨連綿，抵達益陽後，乃百病叢生，患者不斷增加，十天之內死亡七人。醫藥不足，我只盡我心力於治病防病，一為人情，一為戰力也。

民十五年七月末北京政府約集中外代表開關稅會議，日本代表日置益借故離京，英代表提出開會日期要看中國政情再定。本來開會目的，似在分取關稅作戰費之用，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曾兩次向

列入第八軍預備隊

美領事提出抗議。

廣州發生沙基慘案，上海等地工人罷工，英代表特與國民政府開會商議解決辦法，國民革命成功已露曙光，外人已認國民政府為外交談判之對象矣。

吳佩孚以田維勤部為攻南口懷來線之主力，對付馮玉祥，惟屢攻不下，且所部整團叛變，不得已請張宗昌部協攻。孫傳芳因湘局嚴重，電吳佩孚回師南下，吳馮之戰變為奉馮之戰，南口攻擊由奉魯軍負責，吳部全力南下。吳佩孚孫傳芳間由於利害關係，圖一時之結合，作最後之掙扎。我軍對江西已有準備，豫軍樊鍾秀已佔南陽，隨時可切斷京漢鐵路，阻吳南下，此時乘其部署未周，一舉而下武漢，實行各個擊破，必易成功也。

北伐聲勢震動全國

吳佩孚任袁祖銘為黔軍總司令，周西成為貴州省長，並令率部出湘西，擾我軍側背。但袁祖銘以革命軍佔長沙，聲勢震動全國，秘密派人分向廣州長沙輸誠。總部任彭漢章為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袁王均保定同學，但在西南已染成自大投機的氣習，所以此時參加革命，也是投機。總部為了增加革命軍實力，並減少左翼顧慮，故明知其有投機之嫌，但仍予以重任，容再設法予以改造。

賀耀祖（貴嚴）激於一時之憤與葉開鑫共投吳佩孚，實非本願，因所有同學同事都已參加革命，傾全力北伐，余曾請劉文島向蔣總司令、李宗仁陳銘樞分別建議促賀來歸，余密函賀耀祖促其加入革命；「此時不乘機歸來，更待何時？且北伐士氣之盛，軍紀之良好，人民之愛戴，蔣總司令之英明領導，決非孫吳輩所能抵禦，北伐必成功，軍閥必消滅」。又函賀之參謀長謝冰如（

履)，賀之旅長謝軍如分別勸說早日來歸。派余清親送函往澧州，謝冰如遂銜賀耀祖之命經益陽與予晤談，即往長沙謁蔣總司令，總部立任賀為獨立第二師師長。

第二期北伐之部署

蔣總司令將廣州後方軍事責任交李濟，親率總司令部高級官員於七月廿七日離廣州，八月九日抵長沙，召集軍事會議，決定作戰計劃。第二期作戰以武漢為目標，主力第四、七、八軍為中央軍，循武長路北進，歸唐生智指揮。第二、三軍為右翼軍，對江西先取守勢，掩護我軍右側，歸朱培德指揮。以袁祖銘之黔軍為左翼軍，向荆沙推進。第一、六軍為總預備隊。

八月十八日余奉命率部開湘歸入北伐建制序列，隨總指揮行動。我軍於十八日開始總攻，十九日到栗橋，二十日到歸義，我右翼軍第四軍已攻佔平江，敵旅長陸澧死之。第七軍攻陷長樂街，唐總指揮以迅速行動斷敵退路，令第四軍出蒲圻之線，第七軍照原定計劃猛烈前進，截斷敵之歸路，自率預備隊（即余之第一團）由新市隨第四師後遷赴雲溪。北軍並未強烈抵抗，即已全面崩潰，我軍猛烈進擊，不使有喘息餘地，則蒲圻賀勝橋各線不致發生激烈戰鬥，即可乘勝直下武漢，如吳佩孚親率大軍南下，則戰局又當別論。唐總指揮生智常隨第四師前進，該師始終未遭激烈抵抗，長驅直入，余率團每日跟進。八月廿二日進抵黃口，第二師已佔領岳州，第三師截獲宋大霽四列車武器，計步槍三千支，野砲三門，第四軍佔領通城。廿三日在琵琶山俘虜宋大霽之步兵一團，團長以下千餘人，步槍六百餘支，此役本師未發一彈，並將北軍人員武器完全補充本師，所謂：補充在前，真是好辦法。

本師亦僅本團奉命涉江，一入鄂境任何任務任何困難，都是義不容辭而樂意為之的，當時我

立選嘉魚漢陽籍士兵卅餘名，易各色便衣，我親自指示任務及應注意事項，指定報告地點，着分途出發，往漢陽各地偵察敵情並秘密宣傳。

我第四軍於八月廿五日佔領崇陽，進迫蒲圻，敵方劉佐龍秘密與我總司令部接洽投誠，此乃意料中事，蓋劉佐龍為參加武昌首義之人在北洋系中十餘年間鬱鬱不得志，其部下幾全為保定同學，富有革命思想，勢必鼓動劉氏，回到革命陣營亦理義之當為也。

當時各方形勢，馮玉祥之國民軍守南口，激戰已久甚為吃力，奉魯軍聯合全面總攻，張學良曾親往督戰，並用重砲數十門轟擊，南口工事經大雨沖毀，鹿鐘麟率部退出南口，北方戰事告一段落，馮軍實力並無大損，只要稍事整理，仍有力量，好友熊哲明（斌）在馮氏軍中向長幕僚，近況如何，最為懸念。

吳佩孚率部南下，孫傳芳正動員大軍援吳，孫吳併力由贛鄂向我夾擊，又使福建之周蔭人攻粵東以為牽制。

國民政府派蔣作賓為湖北宣撫使，方本仁為江西宣撫使兼第十一軍軍長，均到長沙，致力本位工作。蔣作賓對湖北影響力量不大，方本仁對江西則可以利用鄧如琢所部分敵之力量，動搖北軍士氣，多少還有點力量。

本師與何鍵之第二師均應由嘉魚臨湘間渡江，惟因長江大水，堤垸淹沒，道路阻絕，村落漂失，連日均無法渡江，乃決定先到嘉魚再行設法，廿八日到蒲圻，蔣總司令唐總指揮李宗仁軍長等均來蒲圻，將星雲集。

渡江光復武漢三鎮

吳佩孚親率兩師到漢口，計有十三混成旅，陳嘉謨第五師之殘部，劉玉春第八師之十五旅，王獻臣、董正國、葉開鑫等殘部，都在賀勝橋以南地區佈置陣地，準備作最後之決戰。我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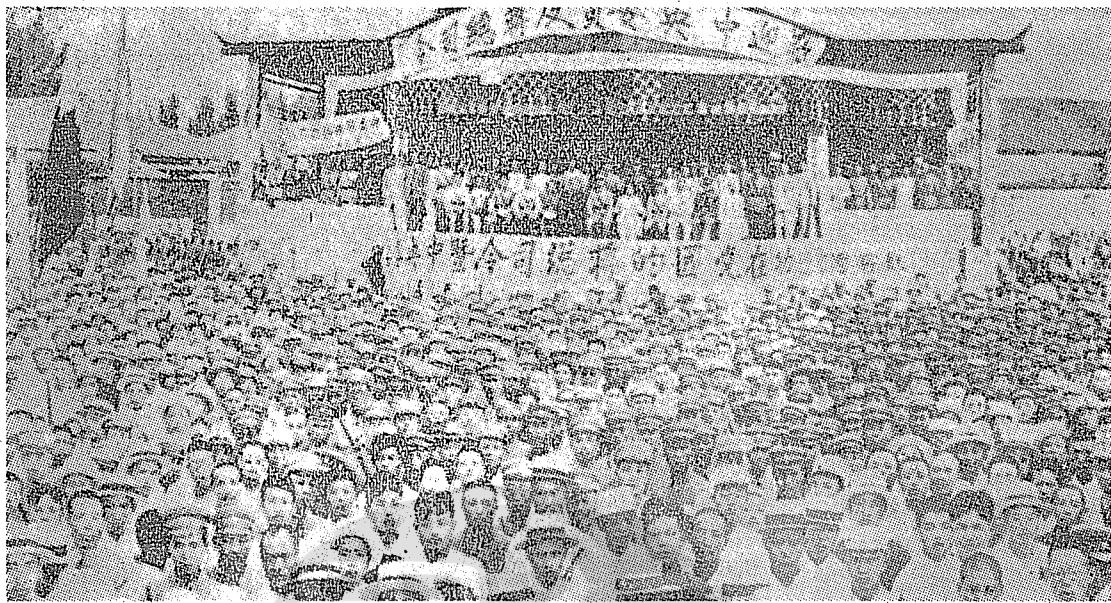
七兩軍向賀勝橋分進，發動總攻。判斷敵軍士氣已餒，部隊殘缺不全，即令吳親自督戰，亦難挽回頹勢，扭轉潰敗的命運，我攻克武昌指顧間耳，尤以蔣總司令親臨前線，我軍士氣極為旺盛。

凡能克復武昌，就可立大功成大名，有雄心的人是不會輕易放過機會的，在蔣總司令計劃命令未頒佈以前，進至雲溪後，即擬以第八軍與第七軍進攻武昌，以第四軍協攻，並未想到渡江，當時唐生智僅派鄂軍為渡江部隊，以為足夠取勝，並以電報向蔣總司令報告，但蔣先生復電要第八軍主力渡江，因此唐生智大不滿意，然不得不服從也。

本師到達嘉魚，雖濱臨大江，距武漢駛來輪船僅半日航程，然消息閉塞，人民不惟不知有革命軍到來，即對戰事亦毫無感覺。本師到達後派出官兵分組宣傳，因官兵盡是湖北子弟，語言相通，與人民往來，倍覺親切。雖在戰爭中，人民甚多往來武漢，故消息易於傳達，而所派偵探亦行動自如，收獲甚多。

長江天險，江北一片汪洋，先派蕭勳一營乘輪拖載民船，陸續渡江，江面遼闊，江北所有堤壩潰毀殆盡，田園村落悉在水中，江北各縣均成澤國。我部主力隨後陸續渡江，搜集小船分別駛往新灘口集結，後以蕭營乘小划，每六人一划，向株儒山進發，佔領後向蔡甸挺進。海闊天空，想到那裏都可自由行動，官兵各縣的人都有，地形熟悉，敵人無法防範也。小划成了我軍作戰工具，官兵興奮異常，大膽前進，克服蔡甸都有信心。九月二日一面派輪向嘉魚報告，一面向牌洲以下搜索。

北伐第四，第七軍於八月廿九日向賀勝橋前進攻擊。敵亦大部增援反攻，激戰甚烈，吳佩孚乘火車至賀勝橋督率陳嘉謨陳德麟等猛烈抵抗，並以大刀隊督戰，吳佩孚在賀勝橋附近手刃退却



歷史圖照·珍貴鏡頭——國民五十五年十月武漢各界歡迎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大會盛況。

之軍官十餘人，欲以遏止前線之崩潰。因我軍攻勢猛烈，潰退官兵遂向大刀隊反攻，奪路奔竄，吳佩孚知大勢已去，無可挽救，乘車北遁，我軍乘勝猛追，到達武昌附近，俘虜敵師長宋大霽旅長孫建業，獲槍以萬計。

何 鍵夏斗寅乘輪來新灘口，第二師各部隊與我部及張團均到此，新灘市為中心成爲一大船團，我團第一營正向株儒山前進。我偵知大軍山無敵防守，友軍第四師已佔金口，本師及第二師遂由大軍山登陸。何部準備向漢陽前進，我率團主力向蔡甸前進，經黃陵磯知蕭營於九月三日佔領蔡甸，人民安堵如常，百姓笑臉相迎。蕭勳報告原駐蔡甸部隊係劉佐龍部一營，聞我軍到達，即向漢口退却，劉佐龍派彭進之前來連絡，俟我軍到達漢陽立即反正，但因我軍突然佔領蔡甸，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吳佩孚驚惶失措，在漢口不能立足矣。

我率部攻漢陽，當地守軍爲吳最精銳之第十師高汝桐部，在扁担山一帶佈防，我前衛蕭勳營略經接觸，即由四平山直趨漢陽城而佔領之。我到十里舖遇何鍵部知劉佐龍已派員在大軍山一帶引導第二師直趨漢陽。時高汝桐主力正向蔡甸反攻，何部出其左翼，遂不戰而向漢口乘車北退。吳佩孚聞我佔蔡甸，即行北遁，在漢口之劉佐龍等立即響應北伐。

軍遂不戰而克漢口。蕭勳行動迅速機警，於九月五日佔領漢陽，並立即派人渡江，在白沙洲與第八軍師第八團（張國威團長）連絡，張報告唐總指揮本師已光復漢陽。

唐生智想一手遮天

第四軍軍長李濟琛留守廣州，以副軍長陳可鈺代理，陳小心謹慎，服從命令，所部第十師陳銘樞，第十二師張發奎均勇敢善戰，自廣州至武昌，沿途對百姓親愛，作戰勇敢，士氣旺盛，爲北伐軍之冠，他們佔領武昌之決心，極爲堅強，口頭上不肯說，但在戰功上極力爭取，故第四、第七軍兩次攻武昌城，死亡枕藉，而志不少衰。

第八軍於完成攻佔漢陽漢口之大任後，唐生智高興之餘，不知不覺說出對蔣總司令最不滿意的話來，唐生智說：「江西戰事吃緊，蔣總司令可往那邊去指揮，湖北方面只把第四軍交給我，我可包辦」，言下頗有驕矜之色。對劉佐龍向蔣總司令輸誠，被委爲第十五軍軍長一事，意頗不滿，對湖北一切想一手掌握，如派晏勳甫爲漢陽兵工廠廠長，蔣先生又派鄧演存接充，唐更爲憤恨，唐遂命何鍵將所存武器全數運回湖南。但武漢各界對蔣總司令之崇佩欽仰，在各界熱烈歡迎大會中表露無遺。唐氏之桀驁不馴，與武漢軍民之熱烈擁護，蔣總司令，恰成鮮明對照，宜乎唐氏稱叛後，其敗之速了。

北軍陳嘉謨、劉玉春堅守武昌待援，攻城任務因第七軍赴贛，由唐生智指揮第四軍負責，屢攻未下傷亡慘重，城內糧食缺乏，人民無食，武昌商會出面商議停戰，唐准許商會代表出入城關，乘機派聶世馨朱明善（武昌城內人）隨之入城，祕策策動河南第三師之團長賀對庭，因係保定同學且曾與余同事頗有情感，雙方於十月八日之

前已接洽妥當，以後城門又閉，賀曾繼繩出城與唐見面，接受命令，定十月九日夜賀團所守保安門及中和門均打開迎我軍入城，第三師全部由其師長吳俊卿率領出城，到指定之造紙廠集結待命。十月九日夜我第四軍按計劃分路入城，遂光復武昌，時為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距辛亥起義十五年，而居民在飢饉與砲火威脅之下，受困四十天已憔悴不堪矣。

我師奉命由蔡甸經新溝光復孝感感德安應山直達平靖關，我前衛與樊鍾秀之建國軍誤會發生激戰，一經解釋握手言歡。樊鍾秀縱橫豫西十餘年，豫人稱為樊老二，一度受孫總理之命赴粵，委為建國豫軍總司令，接受革命洗禮，前三年北伐入贛，樊率部問道經贛鄂兩省越大江仍返豫境，其所部無不與共生死。此次為策應北伐軍，於佔領南陽後擬乘勢佔領武勝關，企圖截斷吳佩孚退路，走進一步，不但吳已越關北上，未能捕獲吳佩孚引為大恨，而更不料北伐軍行動如此之速，武勝關九里關為第四師劉鐵夫佔領，平靖關為本師佔領，樊深為懊惱，乃率部進佔柳林，擬攻取信陽。樊除信仰孫總理外，其餘都不在他眼中，北伐軍起，他肯改稱，仍用建國軍旗號，因之中央未見供他補給，言談之間，頗為憤慨，我同情其處境，迭電唐總指揮轉呈蔣總司令特別予以援助。樊生活儉樸，嗜雅片烟，所吸為六十年老土，對革命軍輕視，對馮玉祥有幾分好感，而唐生智鄧演達（第八軍黨代表）自視甚高，樊對他們更看不起，所以格格不入，進不能克信陽，退有革命軍，局處柳林，無所發展。

鄂軍回鄂贏得民心

我軍自北伐開始，僅第三團在湘鄉朱津渡激戰數小時外，其他一直擔任總預備隊，渡江以後始獨立行動，經黃陵磯到蔡甸，沿途民衆夾道歡

迎，青年女士為士兵送茶服務，蔡甸長江埠及所過市鎮，萬人空巷來看革命軍豐采。經孝感感德安應山前我們的武裝偵探到處俘獲敵人零星落伍散兵的武器，都是老百姓幫的忙。遠近百數十里以內的敵情，自有百姓向我報告，我們的愛百姓，與百姓的愛軍隊，也是百姓自動代為宣傳，一直到達平靖關黃土關老岩城之線為止，未發一彈未損一人，實在都是百姓之力。

本師師部駐在應山，第一線是本團及第三團，正面之廣將達百里，本團駐平靖關之小河市，對信陽之譚家河派出警戒部隊，右為第四師，擔任警戒武勝關鷄公山九里關正面，全線亦將百里，戰略上為守勢，戰術上亦無法可守，官兵思想上根本就無防守打算，所謂陣地，亦不過派少數哨兵警戒而已。本團駐防此地為時計兩個半月，中間余偶往應山師部外，大部時間為練兵與自修，三民主義全部於此時讀完，官兵駐防本地與百姓相處甚為融洽，農商每天肩挑負販經過平靖關不絕於途，我指示哨兵任其通行無阻，官兵對往來負販亦和顏悅色，因此所有敵人動靜，百姓都自動的詳細告訴我們。我曾親自詢問往來客商，何以要經此地，據說鐵路不通，信陽警戒嚴密，敵人軍紀不好，百姓及商人不敢與北軍接近，由駐馬店往漢口的古大路，經游河譚家河平靖關應山安陸而漢口，雖較迂遠，但商人認為有利可圖，況革命軍和氣，絕不與商人為難，所以才放心大胆的往來。我又問你們將北軍的情形詳細告訴我，那麼是否也將我們的情形告訴北軍？他們說：當然北軍也問你們的情形，但我們只說沿途佈滿了革命軍，不知道有多少萬人，故意張大其辭。我所派偵探滲入商販中所聞亦如此，此亦利用羣衆為我偵探為我宣傳之事實，故我對敵方情報所得既多而正確，皆由偵探與商民供給也，正所謂用兵不如用民也。

策動魏益三等來歸

信陽之敵為靳雲鵬、田維勤、寇英傑、魏益三等四部，吳佩孚委寇英傑為討赤聯軍前敵總指揮，受討赤聯軍副總司令靳雲鵬之指揮，吳自兼總司令，駐信陽城內外及附近之部隊計五萬餘人。合吳佩孚在豫之部隊不下十萬，聲勢仍然不弱，惟糧餉漸漸枯竭，吳之威望已大不如前，人數雖多武器雖利，亦無能為也。

我到平靖關後，得偵探報告，知魏益三等在信陽，魏字友仁和我在保定陸大兩度同期同學，我乃親筆致函派信陽人李文友，李為一老軍官，時正寄寓譚家河，持函前往，魏乃復書：「決心加入國民革命軍，擬設法勸告靳雲鵬等待機而動」。我電唐總指揮請派張翼浩或吳勳甫專來前方辦理策反工作，不戰而屈人之兵，莫此為善。又知賀國光（元靖）在寇英傑部，親函元靖與李文友仁結合對寇英傑下工夫一同加入革命軍，元靖係我同鄉陸大前期同學私交甚篤。

我與李文友仁不斷的密函往還，唐生智亦不斷指示，我轉告李文友仁謂唐對渠極信任，安定大局統一全國促進革命成功是我輩之責，速派代表赴漢，直接與唐洽商。陳調元知魏益三等與北伐軍輸誠，派陸大同同期同學陳鈞（號衆孚、段祺瑞之甥）到信陽促成其事，魏遂派陸大同同學蕭其慎同來相見，由余送往廣水，再由劉鐵夫派專車送往漢口。蕭其慎謂：吳佩孚現在鄭州，其將領靳雲鵬、田維勤、魏益三等、寇英傑、龐炳勳、于學忠、盧金山、張聯陞等兵力尚不弱，其地盤只有河南全省，陝西一部，湖北則鄂北襄宜而已，直隸地盤為褚玉璞掠奪殆盡，軍費係向北京政府索取鹽款關稅盈餘，尚感勉強，故地方已羅掘俱窮，兵多民困，給養尤感困難。許多將領一面對吳表示服從，暗中都派代表四出活動，氣節凌夷人格掃地。吳佩孚早已成強弩之末，故號令不行，而各部意見橫生，吳之意氣猶昔，部下更因之離心。吳將來往何處去，頗成問題，一世之雄，已屆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第二個對象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



九江武穴間指揮，九江

推倭補充未齊，正在準備拖延時日，暗中與革命

北伐軍最初部署以第四、七、八軍對吳佩孚，即以保定為主體。以第二軍魯滌平、第三軍朱培德，第六軍程潛，對付江西孫傳芳，也可說是老派。前者擊敗吳佩孚主力，直至豫南，吳的勢力幾乎全部殲滅，後者對贛西最初擊敗了鄧如琢、蔣鎮臣、唐福山、張鳳岐、劉寶題各軍，一度進佔南昌，旋因敵之反攻，不僅南昌復失，各軍亦陷於危殆，於是不得不以第七軍與獨立第二師入贛增援，於是殲滅了孫傳芳之勁旅謝鴻勳全師，而孫軍內部之浙軍周鳳岐，蘇軍陳光祖旅，皖省總司令陳調元咸派代表分別向蔣總司令或唐總指揮輸誠，加以第七軍之善戰，德安馬迴嶺一役，激戰之烈從未曾有，孫軍全潰，我軍賀耀組獨立第二師遂克九江，七軍佔南尋路全線。孫傳芳以江新輪作總司令部，在九江武穴間指揮，九江

張作霖於十一月十一日由奉天至天津召集奉直魯幹部會議，張宗昌褚玉璞直魯奉高級將領及孫傳芳之代表楊文愷均參加，當時決定事項概略如下：一、對南軍事準備，積極援助吳佩孚孫傳芳。二、對西北軍事，由察熱軍隊會同晉軍辦理。三、準備出動之軍隊，奉軍為韓麟春，直魯軍由褚玉璞統率。奉軍在關內之部隊有張學良韓麟春之第三、四軍團，為奉軍之最精銳部隊，軍官均青年優秀，士兵選擇甚嚴，武器為日本最新及奉天新造之各種兵器，再加以張宗昌褚玉璞之直魯軍，不下廿萬人，值吳佩孚孫傳芳鄂贛新敗之後，革命軍聲勢雖大，張作霖認為已成強弩之末，欲乘機收吳孫勢力於奉系之下，與革命軍一戰而勝，下三湘入粵統一全國，登大總統寶座，以張宗昌褚玉璞援蘇，以駐張家口軍隊協助閻錫山對抗馮玉祥。奉系決定援吳佩孚、孫傳芳，吳系寇英傑劉鎮華商震等及孫部軍政要員均通電擁護張作霖為國軍總司令。

末路，相對唏噓。
魏益三對靳、寇、田等努力說服，都允派代表與我們商談，唐遂派晏道剛，何遂隨蕭其暄至柳林與各代表商討，由劉鐵夫主持，我亦參加會議，雙方協定條件如下：
甲：河南將領應遵守者。
1. 雙方同意吳佩孚下野。
2. 服從孫先生之三民主義。
3. 軍隊於短期內恢復平時狀態，並須先恢復交通。
乙：革命軍應實行者。
1. 公推靳雲鶚主持河南軍事。
2. 雙方協同動作時應盡力接濟，必要時可以

兵力互助。
魏益三輸誠革命是誠意，靳雲鶚是勉強，田維勤寇英傑是受魏靳壓迫，和議已成，雖不算圓滿，敵對行為完全停止，交通亦已恢復，田寇兩部調往鄭州，這件事是我一手促成，內心頗感欣慰。
光復九江北洋氣衰

為我光復，孫率艦回南京，宣佈五省戒嚴，孫已無能為力，不得不乞憐於奉張，然終無濟於事也。
吳孫之敗，乃顯示北洋系自袁世凱小站起家至稱帝，而皖直兩系互爭政權，先後廿年，軍閥專橫，人民魚肉，文化摧殘，國格破產，禍國殃民之北洋系時代已近結束階段，以後即有戰事，僅為掃蕩其殘餘外，主要乃對奉系之戰矣。

張作霖春夢難成

洽職誠，即是一例。況係傳芳在贛大敗之餘，幾乎全部殲滅，僅有少數殘餘，其氣已餒，故最後乃奉軍與革命軍之決戰，奉軍即令兵精械利，決不能當革命軍方張之勢，革命軍北伐目的，即在尋求與奉軍主力決戰，然後革命可以成功。

夏斗寅對抗何成濬

何成濬是湖北的一位老革命黨，派人在隨縣成立部隊，與地方劣紳嚴三謙不睦，在隨縣附近交戰，我在前方，初不知情況如何，聞統帥部一致主張援助嚴三謙，我大驚，力主援何，猶恐不及，約第三團團長張木茨赴應山師部見師長夏斗寅力爭，但夏表面勉強敷衍我們，於我們回訪後，竟派兵將何部王鼎立團包圍繳械，並截留何之汽車，頗不禮貌。我電話責問夏斗寅，很不客氣的說：「何成濬是一革命黨，是我們的前輩，嚴是軍閥培植的御用議員，土豪劣紳之尤者，為什麼善惡不分，將何以見人？要如唐生智對本師並不存善意，對何更不存好心，晏勳甫糊塗，我們如何供他們利用，做出這種不道德不合理的事，務請將已繳之械歸還，並向何成濬道歉。」夏不聽，蓋唐已命晏勳甫前來示意，余子祥當參謀長力加贊助，最初就瞞我，怕我反對，後雖反對，但已成事實，亦徒呼奈何！

包惠僧新任本師政治部主任兼黨代表，與子妻周長臨女士同來應山，約予同往面談，包與予同鄉特別表示親熱，他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在共黨內似居重要地位，我們在廣州見面，聽過他的演說，頗有煽動性，能文章，性急燥，此來係視察性質，尙未着手組織，其人不可不注意也。

湖北臨時政治委員會議決，拆毀武昌城垣並表示掃除封建時代之產物。千年以上的重要城垣，本為封建時代防禦戰略要點，歷史建築，文化

遺產，留之無礙於天地之寬，毀之實在可惜。若因劉玉春守城四十餘日的關係而責及城垣，見解未免太狹，如為新時代的市政交通，則將城門拆毀，亦僅在所需之處拆毀，又何必全拆呢！武昌城垣已矣，希望荊州襄陽兩座名城勿再毀為佳。

我初到平靖園，派一連連長趙友三前駐信陽之譚家河，該連長率兵與指導員林純熙同往小廟宣傳，信陽敵軍立以一師兵力佔領賢山馬鞍山陣地，數十名游擊隊可勞動敵之大兵，所以不時以極小兵力向敵擾亂，使其晝夜不安，收效頗宏，該連在譚家河與人民感情融洽，地方甚安，因之生意興隆。我武裝偵探在小廟捕獲敵之籌餉委員二名，爾後小廟遂無敵蹤，故小廟以北的人民紛紛移至譚家河地區避難，軍愛民，民自然愛軍，不僅譚家河情況如此，本軍所駐之地無不如此，人民極不願我軍離開，此中有兩種原因，第一本軍駐防之地，不僅無土匪盜賊之侵害，更做到夜不閉戶道不拾遺之風，第二本軍駐防之地不僅無苛吏催租與錢糧攤派，更無豪紳強霸之欺壓。至教人民識字，兒童讀書，對地方的清潔衛生，合同人打掃整理，深深引起地方青年的好感，使人民對軍隊更發出由衷之誠敬。這些事原屬保障安民，對軍愛民，為軍隊應有之責職，實則輕而易舉，惟在軍閥暴政十餘年之後，人民對此受寵若驚，如孟子所說解民倒懸，故本軍之獲人民愛戴乃出於人民之內心也。

繼續北伐肅清鄂西

民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信陽吳系魏新等部紛紛向革命軍輸誠，已告一段落，革命軍轉移目標，本師奉命肅清鄂西，集中應山行軍至德安城從事整備。鄂西方面尚有吳系殘餘，計廬金山的第八師人槍八千餘，于學忠人槍三千餘，及第八師之騎兵團。在宜昌沙市沙洋荊門一帶鐘祥江山舊口

仙桃鎮一帶都有警戒部隊。本師受何鍵指揮，經京山鐘祥荊門當陽至宜昌，左翼為何成濬之第二師，右翼無友軍。襄樊方面之張聯陞為吳之親信部隊，雖有表示輸誠之意，但並不可靠，故仍視為敵人，對之嚴密警戒。

部隊經理問題，本師過去以鄂軍名義編入唐之第八軍，經費由湖南支給，自開始鄂西肅清戰役起，由湖北省政府支給，湖北財政收入少，支出多，對本師負擔頗感困難，本師向鄂西前進時，設留守處於德安，以第四團團長江瑞璉兼留守處長。

我在德安集中期間，挑選京山鐘祥荊門當陽宜昌沙市籍之士兵，予以訓練，給予便衣零用，賦予任務，在部隊行動前分途出發。自湘省北伐以來，我率本團始終在前行進，我對所部官兵運用非常自如，可說無往而不利，此行更有信心。便衣偵探派出後，武裝偵探繼之出發，在鄂境行軍，處處方便，到京山到鐘祥，處處都受地方歡迎，渡襄河至荊門時，原在荊門之敵第八師一個營竟聞風不戰而逃。

我每遇有電話線的地方，即搭線探問各方情況，一日偶在電話中聞喊第八師騎兵團電話，久無人應，我即以京語答云：我是騎兵團。於是雙方互相問答，知道「第十八師正在江南受我革命軍的壓迫，又聞襄河有警，遂由松澤枝江宜都等處向江口董市撤退」，對方問：於學忠的十八混旅成狀況。我說：早已在沙洋一帶潰散了。我又說：荆沙所有的軍隊都走光了，我（指第八師騎兵團）馬上就走。對方說：立刻將荊州沙洋情況報告他的旅長。談話到此結束，這是利用有線電話的一大教訓，洩漏機密搖動軍心，有時受敵人反問，以致軍事失敗，用兵者不可不注意。我立將此情報告師部，並通知各方面用有線電話時應加注意。當晚又在電話中聽到葉琪說話，他本日佔領沙洋，想利用電話探察情況，我聽到他一口

廣西官話，就喊翠薇（葉琪的號）兄，葉初猶抵賴，再聽是我，當即告以上述與敵對話情況，相與大笑。我進至烟墩集知由荊州董市撤退之敵，係于學忠之第廿六師及十八師之七一、七二兩團，其先頭已通過慈化寺。我乃率部向當陽急進，入暮我前衛一營在當陽與敵遭遇，我率直屬團及第二、三兩營先後展開猛烈攻擊，突破敵中央，將之切成兩段，夜半戰鬥更激烈，我之衛士傷二二一，隨後張團趕到，敵潰竄遠安方向，俘獲千餘名，械彈亦不少，當送往當陽，並立即率部猛追，又激戰一日，敵指揮官關得勝頑強抵抗，斃敵二百餘名，此時奉命劉團長歸我指揮，向遠安追擊。何鍾與葉琪兩師則向宜昌前進，該地雖已無敵軍，但與第九、十兩軍爭取戰略要點，尤其此地為四川咽喉，鴉片烟集中地，他們都重視，我師不感興趣也。

敵經遠安的有四個師的番號，由此經南漳往襄陽南陽，先頭早已通過，後續者正在迅速脫離我軍追擊，其掩護部隊有一旅之衆，聞槍聲即退，我遂光復遠安城，立派蕭營向洋坪，沈廷楨營向徐家棚追擊。遠安城內因數度敵兵騷擾，已家空戶洗，本部到達後即招集流亡，安撫民衆，賑濟窮困。風聲所播，百姓一二日內全都回家，命遠安縣知事安為撫慰，派地方團隊肅清四鄉散匪，安撫鄉民。有人建議要我更換縣知事，我以政府自會派人來，遲幾天也無關係，不願以軍人干政的舊作風重演，且現任知事有駕輕就熟之利，何必多此一舉。

蕭沈兩營在遠安所俘敵潰兵與眷屬近千人，一面撫慰，一面詢問他們，如願隨他們軍隊的立即釋放，命其速行，惟因我軍視敵如友，遇之以禮，故俘虜甚為放心，不願再回他們軍隊，願回漢口搭車北回，我隨即派員送往當陽遣散。軍閥禍國非官兵之罪也，我軍深明此旨，絕無虐待俘虜之事，尤對眷屬有禮貌，不愧為革命軍，深引為

慰。在這戰役中，我將最危險的方面自己擔當起來，因此覺得能担当危險，反而愈不危險，在自己責任範圍內的事，只有自己負責，命令上規定的事，要做到，要做好，才心安。在戰役結束後，集全團官兵，予以講評，歷舉戰場所得教訓，並將上述經驗，開導官兵，對各連勇敢優秀官兵與偵探人員有功的均予獎勵。

凡一次戰役結束之後，必須把握時機，嚴加整理，以準備下一戰役，不惜於戰鬥疲勞之後，費兩整天之時間，親自檢查人員武器，開始嚴格訓練。

當陽小駐遊名勝

十二月廿六日日本團奉命回當陽，結束此役，師部除張團駐龍泉驛外均駐荊門。

在本師遠安戰役之中，第九軍第十軍已於十六日光復宜昌。

我在當陽小駐，一面整理部隊，一面好整以暇，遨遊名勝，蓋機緣難得也。當陽之關陵，為蜀漢關羽墓，以三國演義一書之深入民間，歷代尊之為王，崇之為帝，以忠義勵人心，只要有益於社會人心，固不必深刻探討。當時關公與魏曹仁戰於襄樊，荊州為吳呂蒙襲取，乃退走麥城，（即今之穀城）被擒為孫權所害，葬於當陽郊外數里，後人稱墓為陵，尊之也。陵高三丈，周圍兩百步，立巨碑，紅垣高丈餘，松柏滿園，均數百年以上之巨樹也。玉泉山距當陽數十里，寺廟在山麓，山林茂盛，環境清幽，十五級玉石階台至廟門，玉泉寺建築雄偉，規模宏大，正殿為大雄寶殿，係智者大師道場，全殿都是楠木，壯麗輝煌，從未曾見。隋大業十三年建造，歷時千餘載，完整如新，殿柱合抱高可三丈，西方三聖佛像，全身宏壯，莊嚴，令人肅然起敬。丹墀寶鼎二座，高可一丈，金缸兩口，直徑六尺，均隋唐時物，國寶也，歷代僧人愛護，始得保存迄今。

賢不肖別傳

胡耐安教授著
定價臺幣25元

全寺和尚百數十人，十三座廟宇，分八大家。當午在昆盧宮素食，遊小關廟，在叢林後山，傳為關羽顯聖處，有珍珠泉，樹木叢深遍山翠黛，泉鳴鳥飛，虎嘯龍吟，氣暖風和，不知冬日，時夏曆多月廿四日，同遊者劉堯階林純熙。

本書共三十多篇人物評介：涉及廟堂之上、市井間、清流之下、聞達隱逸、名士淑女、概計在百人以上。

真讀書人胡樸安。袁字療飢胡寄塵。中興鼓吹盧冀野。情書一束章衣萍。不開畫展王悲。情書一束章衣萍。秋水伊人李淑一。生不逢辰范卿宜。保定隊長陳惟誠。歡樂歲月覃理鳴。黃埔教官屈鳳梧。死得其正盧吉三。大言炎炎唐圭良。風流種子唐有壬。濟世利人孟保羅。閩籍僑領呂渭生。蒙古王子德穆楚克棟魯普。浪人傳中。小人物山本榮治。翦伯贊與周谷城。安徽名廚羅斯福。傳奇人物顧和尚。師期唱和胡展堂。雍容豫悅譚組菴。風雅儒將宋阜南。湘軍福將魯詠安。英雄本色謝冠軍。舍生取義吳熙農。閩令森嚴陳護黃。威鎮湘西蔡壽人（附陳玉蔭唐晉棠）。魂兮還來張石侯。壺中日月呂蘧生。高陽酒徒楊綿仲。